

马兰 ◎ 著

情深似海 爱如血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晋文



青锋喋血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

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舟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

一往情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锋喋血 / 马兰著.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78-5353-8

I. ①青… II. ①马… III. ①侠义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7912 号

书名：青锋喋血
著者：马 兰

出版人：续小强
责任编辑：韩玉峰

书籍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0351-5628691（编辑部）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wy.com> E-mail：bwyccb@163.com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194mm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张：8.75

版次：2017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10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353-8

定价：33.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民族与地域文化的坚守与张扬

刘潞生

回族作家马兰著有诗集、散文集、长篇纪实文学多部，也倾心于民族文化和晋东南地域文化的研究，且颇有成绩。他的长篇纪实作品《守望故土——长治回族六百年》二〇〇九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马兰的小说创作活跃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作品在题材上独具特色，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别具一格。他的武侠题材作品主要有《大刀王五》《回回魂》《侠义恩仇》《风雨回回情》《铁腿二郎》《青锋喋血》《血肉之躯》《解拳》等。

九万余字中篇小说《风雨回回情》曾经连载于《回族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一九九三年第三、四期合刊），是马兰的忠义小说力作，也是歌颂回汉两族人民之间深情厚谊的大气之作。通读本册小说汇编集时，询问作者，才知道是在创作于一九八八年的中篇《侠义恩仇》基础上改编而成，可惜未能收录本书。

《侠义恩仇》着力刻画了义士苗得霖、潞安府名医苗碧云，武林英雄“霹雳掌”崔廷惺以及反派人物假知府方保忠等人的典型形象。作者在作品中倾注了深切的民族情感，抒写了主要人物在面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斗争中结成的过命友情。故事情节

扑朔迷离、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人物性格侠气纵横、义薄云天、龙腾虎跃、爱憎分明。作品在继承我国传统通俗武侠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着力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糅入了西方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的制造悬念和进行推理的技巧，并吸收了当代影视文学的某些艺术手法，具有鲜明的传奇特色，艺术上显得较为成熟较为厚重。

故事发生在以雄浑险峻闻名于天下的太行山腹地上党潞安古城。对潞府历史渊源的刻意描绘，把读者带入了一个风急天高猿啸哀的旷古天地和鲜明的潞安地域文化气息当中。

开篇伊始，就为读者设下了一个悬念：潞安城内一个简朴的独家小院。皓月当空，正是中秋佳节。槐树荫下，一人神情庄重，端然伫立。

顿然间，此人俯身抓过放在石鼓边的青钢剑。刀光剑影之中，小说的主人公苗得霖出场了。紧接着，院门被人叩响，两位不速之客带来了一个令人狐疑的邀请：新任的潞安知府方保忠一定要在这个中秋之夜“请”苗得霖入府见面。更让苗得霖意想不到的是，知府方保忠竟然亮出一柄断金碎玉、削铁如泥的“崔记短剑”，让苗得霖带着前往山东曹州府邀请已经绝迹江湖二十年之久的武林义侠——绰号“霹雳手”的崔廷惺。苗得霖并不认识崔廷惺，为什么要让他前往山东，知府也并不对苗得霖讲明。至于“崔记短剑”的来历和故事，知府也讳莫如深。尽管疑云迷蒙，猜忌重重，心存大义的苗得霖还是答应为知府去办这件事情。

接着，苗得霖的儿子被府衙里的捕快牛大川“监护”起来，日后成为方保忠父子威胁崔廷惺苗得霖的人质；到苗得霖家里来的不速之客，回去即被师父秘密杀掉。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免让人们为苗得霖此行背后的险恶悬心挂肺。当苗得

霖风尘仆仆下太行过河北，来到山东曹州府崔廷哩的崔家寨时，一个感天地动鬼神生死相交的悠悠江湖之情，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是在二十年前，正当盛年的“霹雳手”崔廷哩爱妻崔氏难产，命悬一线之时，被携夫人和三岁稚子到太原访亲的潞安府名医苗碧云救治，产下小女灵芝，并让夫人悉心守护崔氏母女。崔廷哩感恩不尽，以金钱相谢，苗得霖夫妇坚辞不受。崔廷哩对苗得霖由衷钦佩，以自己的宝剑“崔记短剑”相赠。遵照夫人临终前的嘱托，回乡后的崔廷哩一改过去寄情江湖、行侠风尘、刀头舔血、剑底求生的生活，归隐林泉，躬耕田亩，一心一意地抚养女儿灵芝成人。滴水涌泉，二十个春秋里，崔廷哩对苗碧云的相思之苦绵绵无期。对于苗得霖的到来，崔廷哩喜出望外，不曾想错把苗得霖当成了救命恩人苗碧云当年的那个三岁稚子。

从苗得霖口里听到苗碧云一家神秘失踪的消息，又看到自己赠给苗碧云的短剑，再想到从不相识的潞安知府莫名而又神秘的邀请，崔廷哩疑团重重，心如乱麻。他决定，亲赴潞安府一探究竟。

真相终于大白。原来，所谓的潞安知府方保忠，真名实姓瑞兆祥。他的那个所谓师爷，其实也就是瑞兆祥的生父瑞安。这瑞安原本是江湖上的一条恶贯满盈的歹徒，是当年熊耳山天怒人怨的武林三怪之一。“三怪”被崔廷哩等江湖豪杰荡除以后，瑞安侥幸漏网。为了报仇雪耻，瑞安父子杀死苗碧云夫妇，害死即将到潞安府赴任的知府方保忠，冒名顶替，做了知府和师爷。他们之所以要把崔廷哩从山东骗来，一方面是为了灭掉崔廷哩以报仇雪耻，一方面是想把崔廷哩的“霹雳掌”学到手。

在崔廷哩、苗得霖、崔灵芝、崔平、姜元琨众英雄的一场恶斗下，江湖恶寇瑞安父子最终魂断古城，一命呜呼。

苗得霖固然有自己的委曲求全和软弱，崔廷惺也有过自己的浪游生涯，但他们共同的品行却是重诺言、轻生死，崇情敬义、光明磊落、不畏强暴、勇斗邪恶。

《回回魂》与《大刀王五》表现的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民族与国家的情怀；《回回魂》写的是一支出入于娘子关、古长城危涧险壑、深崖密林间的护镖队伍的际遇。

太原府的源顺镖局，是以河北回族武侠王正谊为总局主的源顺镖局的下属分局，王正谊正是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

主持太原镖局的镖头程哈桑，是潞安府的回回。年轻后生程志远，是程哈桑的胞弟，奉嫂嫂之命，到太原看望胞兄。到太原后才知道胞兄这段时光一直住在北京。这时，恰遇源顺镖局的镖师韩四虎出镖到关外的锦州，程志远便随队出来长长见识。不曾想，这一路上却是风险迭起，悬念迭出。

路经黑风峪时，初出茅庐、少年气盛的程志远坚持不降镖旗，打破了武林同道降旗以示敬仰的惯例，因此遭遇寨主刘天威、刘天武兄弟二人的拦劫，发生一场恶斗。红衣女郎的突然出现，又使程志远惊奇地发现这位刘氏双雄的妹子刘素贞同自己剑路一致，都是“阿里剑法”。而“阿里剑法”是伊斯兰回族的秘传技艺，仅限在本族中挑选有为子弟相授，绝不会传给外教人。从而，引出一段非同寻常的关系和情愫。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勇闯黑风峪后，他们再斗伏虎滩。伏虎滩是黑道悍霸习子洪的山寨。在这里，韩四虎、程志远突遇习子洪被杀，死因与一部叫作《神丹经》的武学秘籍有关。于是，引出了一段与大清宫廷侍卫严鹏和瘦子黑麻乃的厮杀。紧接着，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侍卫副统领“黑煞手”慕容建从天而降，又发生了一场生死恶斗。

就在程志远渐渐力不能支，被黑煞手一掌击飞的紧急关

头，当年的回民义军真武营武术总教习“西北马”马良选突然出现，将程志远救下。原来，身手不凡的程志远，正是这位以卓绝武功和惊人胆识令清廷震惊的“西北马”马良选的入室高弟。这又把人们引入了对于当年全国各地回族人民奋起反抗清廷强权暴施、歧视压榨的起义斗争的回忆，同时，也解开了程志远、刘素贞之间的师兄妹关系。

一次原本平平常常的护镖之行，一位尚未出道的年轻人的一次初涉江湖的浪游，在马兰的笔下显得波澜起伏，跌宕生风。正义与邪恶、刚健与柔情、仇恨与情谊、历史与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作品的结尾，作者又把这场武林恩仇引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深处。在老英雄马良选的安排下，众豪杰奔赴京城，与大刀王五的十大义兄弟配合，夜闯禁内，大闹瀛台，全力协助谭嗣同等人的“戊戌变法”大业。张扬出一种既不允许对回回民族歧视凌辱，同样不能容忍国家内忧外患的民族、爱国情怀。

如果说《回回魂》揭示的是江湖义侠走向宫廷斗争和一场变革维新大业的过程，那么，《大刀王五》展示的就是这些江湖义侠与高层变法精英精诚合作，在斗争漩涡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被人称为“大刀王五”的幽燕大侠王正谊，回族人，一生行侠仗义，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豪侠。王正谊还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武功教师，他同胡七、马明真、刘凤池等回族英雄一起，支持维新，靖赴国难，为变法和变法革命者组成了一道正义的护卫铜墙。他们不仅武功高强，更是磊落光明、肝胆照人、重义轻名、义士胸襟，在腥风血雨斗争中显示出“德容感化”“义重解骖”的爱国激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回魂》《大刀王五》两篇作品，

也可以说是姐妹篇。

而中篇小说《青锋喋血》讲述的是一九三九年日寇二次攻陷上党古城长治时的故事，是马兰忠义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抗战题材作品。

在长治英勇抗击日军的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三营官兵，几经血战，弹尽无援，在西街回族子弟帮助下，不得已从西城门撤离出去。年近古稀的回族武林名宿“燕翅马”马忠厚、回民抗日义勇队首领马伊杰父子，带领清真三道营的回回青壮年各持原始武器，不惜以死护民族卫家乡，终因力量悬殊，马忠厚身负重伤。回民抗日义勇队被打散，马伊杰遁出古城，遵父命前往城外隋末名将单雄信故里二贤庄，会合单平蠡、单碧倩兄妹。单碧青女扮男装，与马伊杰一起，前往长治城北黎城县投奔八路军。读来也是荡气回肠，令人血脉偾张。

短篇小说《铁腿二郎》的描述，追求的是武德的升华。习武之人，应将一身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不可一味为扬名而扬名，陷入“狭而又狭”、孤芳自赏的小我圈子里。最后，陈柏青、陈柏山兄弟二人倾其钱财，奔赴京津，抗击外夷洋人的战场。

《江湖情》中的尤清、邓金良两人分别是迟员外家两个儿子培仁、培义的文武教师，正当迟员外为两个儿子虽各有所长，却不能文武双全与尤、邓两位师父叙谈的时候，却不料有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煞星”凶巴巴地打上门来，一定要武师邬广平出来见面。迟府上下，只知有武师邓金良，文师尤清，全然不知有什么武师邬广平。习武的大少爷培仁上前一论是非，却遭女煞星暴打，危急之际，平日里看上去谦恭待人、不善武功的迟家二少爷培义出手救下兄长，显露不凡武功。原来，二少爷的武功正是文教师尤清所教，他也正是女煞星要找的邬广平，

文武兼备，只是为了躲避与女煞星姚秀娟的情债，隐姓埋名来到迟家，以文教师身份不显山不露水地把武功暗中传给弟子培仁。姚秀娟多年来受尽风尘之苦，一直在寻找心上人邬广平，如今打上门来，演绎了一场“痴男怨女风月债，高天厚地情不尽”的武林情爱活剧。

武侠小说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武侠小说就被列入封建落后的文学范畴，武侠小说在大陆被禁绝，从出版界销声匿迹。”（汤哲生主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一六九页。）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庸等人小说的引进激起了大陆武侠小说的阅读高潮，在读者兴趣与经济市场化的合力推动下，大陆新的武侠小说创作才开始逐步复兴发展起来。一九八五年，大陆新武侠小说作家戊戟的首部武侠作品《武林传奇》开始在《佛山文艺》连载。之后，大陆相继出现了“沧浪客”“独孤残红”“青莲子”（原名田雁宁，曾和其他作家组成创作群，共用一个笔名雪米莉）等一批武侠小说作家和作品。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武侠小说似乎又进入了低谷。

马兰的这些作品着力描绘和歌颂的人物，多是那些因了武德行走于侠义道上，受宠不致惊喜，见辱能抑愤恨，积善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武林人物。与很多武侠小说相比，马兰的小说更注重的是“忠”和“义”。武功的高上低下与内在的精妙在马兰的小说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只是一种故事和人物的环境，一种氛围。另一个环境和氛围就是太行山的雄伟壮丽，上党盆地的风物民情。这两种环境和氛围营造出一种天高地阔、仗义行侠的基调和色彩，动人心弦的故事便在这种基调和色彩中铺展开来。

马兰作品刻意强调和展现的是根植于武功的那些文化的东西，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那种忠、义、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作品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地域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彰显出浓郁的上党地域传统历史文化特色，古潞安的民间文化特色。因此，马兰的这些小说是一种侠义小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上党忠义小说”。

上党人刚劲质朴，勇武任侠，慷慨悲歌，正气豪放，“其操干戈战斗者皆知勇于义，其业儒明经训者必通明而不断”，忠义文化源远流长。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中国历史上的五大义士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中，春秋时期的豫让就是上党襄垣县的。豫让为主报仇，不惜为奴，吞炭作哑，甘献性命，应该是世界忠义史上的先驱者之一。公元前二六二年至二六〇年，秦赵战于长平。史正等八名义士拦路死谏，尽被赵括所杀，结果，使白起坑赵四十万。八义村，至今仍然是长治具有名的古镇。西汉壶关三老令狐茂，一介太行山深处的凡夫俗子，仗义执言，书写《上武帝讼太子冤书》，为蒙冤受屈的汉太子讨回了公道。在汉代名将冯奉世（上党黎城）家族中，“冯女挡熊”的掌故流传深远。古典文学名著《隋唐演义》中的不少回目，将秦琼潞州落魄，单雄信义结秦琼的秦单相交，演绎得跌宕起伏，多彩传神。而《说岳全传》中潞安节度使陆登抗金，王佐大义断臂，双枪将陆文龙的故事，也在潞州发生。还有西汉鲍宣鲍司隶、南宋名将王彦“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的八字军，明初“靖难之变”中的上党双忠连楹、暴昭，抗倭名将任环等等，尽属大忠大义之人。这些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成为各种戏曲、曲艺久唱不衰的节目，不仅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忠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更强烈久远地影响了潞安人的行为尺度。

尽管忠义精神在后来很长时间里被批判、指责，但它终归是流淌在中华民族和上党人血液里的东西。它与秦琼、单雄信，陆登、陆文龙、王佐的忠义侠胆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与这些庙堂色彩浓厚的故事、人物相比，马兰笔下的故事更具江湖色彩，更加平民化，人物性格更内敛有控，却也更执着、炽烈。

马兰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民族民间色彩，对回汉民族精神、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挖掘与思考。对于回汉情谊的书写，在马兰作品中反复可见，这可以说是马兰小说的一个情结。无论是回族老英雄马良选、大刀王五与戊戌维新变革者；也无论是武林英雄苗得霖、名医苗碧云与豪杰崔廷哩、崔平、崔灵芝、姜元琨；还是回族少年英雄程志远与汉族少女刘素贞、回民抗日义勇队马伊杰与汉族英雄单平蠡、单碧倩兄妹等故事，都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唇齿相依，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关系。

简洁明了、充满激情的诗化语言，对比的手法，悬念的熟练运用，地域风情和山水环境的精彩刻意描绘，各种感情的细腻抒写，情与景的交融，形成了马兰小说作品鲜明的艺术特点。

统观本集子中的武林小说，同马兰所创作出的颇有现代意味的《憨大眼》（载《民族文学》一九九〇年第十二期）、《崖头》（载《河州》一九九一年第三、四期合刊）、《模特儿的日记》（载《河州》）等一些短篇小说相比较，他的忠义小说更多的是传统的思维、传统表现手法、传统的故事和人物情感、情趣，可谓执二端于一体，呈现出一种比较特殊的风貌。

当我们把马兰的侠义小说放在这样的背景当中来审视的时候，更感它的难能可贵。马兰的“忠义”小说在长治的小说创作当中实属凤毛麟角，在全省文学画廊里，也不多见，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中国当代武侠小说之林当中，也是应有其一席之

地的。

(刘潞生，原长治市文化局副局长。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长治当代文学记忆（上、下卷）》（光明日报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上党寻笔》（燕山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等专著。

目 录

| | |
|-----|------|
| 001 | 回回魂 |
| 063 | 侠义恩仇 |
| 113 | 大刀王五 |
| 133 | 铁腿二郎 |
| 153 | 江湖情 |
| 169 | 青锋喋血 |
| 217 | 血肉之躯 |
| 237 | 解 拳 |
| 257 | 后 记 |

回魂

一 风雨行镖路

细瘦的山路，蜿蜒在崇山峻岭间，为野草所遮覆。

茫茫的黄土地上，到处裸露着嶙峋的岩石。

一名年在四十岁上下，满脸络腮胡须的精壮大汉，头戴回族白帽，身着劲服，腰悬鞘刀，阔步前行中看去极威风。后面，十名车夫推十辆太平车，木轮行进在坎坷的山道上，吱吱作响。两名押货商分列于车队两侧照应。最后，仍是一名回族人装束打扮的弱冠青年，顾盼间神采飞扬，一副初出茅庐的模样。

任谁望来，都知这是一行镖队。

转过一个山坳，前面现出一片密林。但见苍郁森森，横亘当道。

“四哥，”青年口里叫着，脚下几个跳跃已至近前，“四哥，前面这片林子……”

络腮胡须大汉哈哈一笑：“兄弟是要说‘逢林莫入’吗？那是指生疏地方，这林子我走了不下十几遭，无妨无妨。”说着，回头喊道：“伙计们，加把劲儿赶到林子里歇歇腿！”

将近古木萧森的林子时，突地刮起一阵铺天盖地的疾风。顷刻黄雾漫漫，遮天蔽日。尖啸肆虐的狂风抽打着树木。地面上的腐草、败叶、沙土，借助于风力扶摇着往空中直卷。山林，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恰似千军万马奔腾呐喊而来。

一刹那间，浑浑沌沌，天地一色，令人莫辨东南西北。

大汉以嘴贴耳，嘱青年速往林中躲避。接着忙去招呼两个货商。众车夫惯走江湖，不待吩咐，早一个个弯腰弓身以减风力，推着特制的山车快步尽力奔往林中。

进得树林，一行人兀自哆嗦。络腮胡须壮汉查点人与货物

皆安然无事，方如释重负地吁出口长气。

需知道这种秋季狂飙非比寻常。尤其置身山峰之中，除一条窄仅过车的羊肠板道外，四下尽是危崖险壑；设若山风转旋，后果不堪设想。

喘息间，风停林静，一切归于岑寂。

这是一种有如凝固了的静。

猛然，铅云浓结的天空被一道强烈夺目的闪电划破。紧跟着，一声惊雷如在头顶炸响，众人无不以手堵耳。

又起风了。风过处，倾盆暴雨骤然而降。

闪电，如金蛇狂舞。

闷雷，在天空隆隆滚过。

暴雨如注，瓢泼般倾泻，激打得树林劈劈啪啪作响，枝折叶落，间杂着风的鸣叫。

大自然尽兴地宣泄着它的威势。

只眨眼工夫，每个人都变成了落汤鸡，湿淋淋从头沿身往脚下淌水。

林外，白茫茫一片雨雾，遮断了目力，隐没了群峰。

急剧而成的雨河，往崖谷湍急地奔泻。

络腮胡须大汉抬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对同样浇透了衣装的青年笑道：“刚刚还是灰头土脸，现下都洗上了清水澡。有意思吧？唉！兄弟啊，干护镖这行道，行的是奇险路，吃的是惊吓饭，真他娘的不容易哟！”

“嗯，”青年点头认可，“是不容易！”

押货商感激络腮胡须大汉适才的帮护，闻言凑过来讨好：“是呀，韩师傅，你们‘源顺镖局’设在这到处是山的山西，确实很辛苦！”

“废话！”络腮胡须汉子冲他们瞪眼斥道，“你们这些奸商